



10114

三重賦 有序



王者之撫世馭俗也莫不有典則之精詳以綱維羣動至于握機圖要以神剛其創造鼓舞乎顓蒙陰驅潛率而不知則聖人蓋有微權焉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虞書稱舜受命後事巡守輯瑞其宏圖也夫聖人首出奉無私以致治其重有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進退百王而衷諸至善道惟隆哉子思子衍其旨而尊其統于議禮制度考文其義備矣皇王以降漢唐宋明諸詎辟非不極

三重賦

創守之規模而得失互見蓋開代之初大都以濶畧函蓋萬有而守文之君或制作猶讓未遑或車書尙歎一統或武功足以耀後世而文德不足以示來茲求其以守兼創際成康之時敷堯舜之治湛恩汪濊物靡不得其所則未有如

皇上之以聖德而膺天位受

天之眷享鬼神之靈殊方異俗莫不尊親者也書稱東漸于

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其有盛于今日者乎四方黎

獻沐

聖化而咏太平蓋亦有年矣徒見夫宇宙如此其清明廟
堂如此其整飭農嬉于野商慶于途士類彙征以潤
飾鴻業不幾飲和食德而忘天地之感哉卽今

萬幾之暇鹵簿齊頒但知

皇上後天下之樂而樂詎揣慶賞刑威省方設教禮高年
烝髦士下規農田水利上籌軍國漕輓無一不經

睿慮律度量衡之同豈虛語哉

臣成天

草茅賤士披輿圖

而識

皇澤之無垠討會典而知

三重賦

聖治之有本于

巡幸所及知

聖人爲天下計至深且遠鞠脛摘詞謹繕三重賦雖管窺

蠡測莫窮

聖德之淵微而義關廊廟芹曝之微誠或動

九重之下眷字驅險僻詞尙體要韻遵律限恭進

御覽不勝惶恐待命之至其詞曰

皇清受命應天順人我

皇紹統乃聖乃神秉五德以撫馭合萬類以尊親洪惟

太祖高皇帝之勦業也高山荒作以來豐功番于奕葉嗣及
太宗文皇帝之乘輒也舊邦新命而後峻德普于光天泊乎
世祖章皇帝大命誕膺九圍是式萃十八載之勤勞詒億萬
年之典則民之戴清德之有聲洵莫京哉我

皇上以神靈天宣之德荷文謨武烈之番建一人之有極

奉兩大之無私宏綱具舉細目靡遺

已上言以聖德而宏聖治由累

朝功德而光大之

其宅中圖大也正域四方規地千里勢席
雄關之險沙漠之塵不揚地綿長白之祥豐鎬之居

相比

以上言建都之勝

其救寧區夏也既文揆而武奮亦海

三重賦

三

航而山梯洛陽遷鼎函谷封泥以至山分左右粵界

東西竹筇蒟醬之來不隔于牂柯越嶲珍禽奇木之

貢奚阻于洞庭彭蠡繁華極于吳會奇勝標夫會稽

推凡含生負氣遠及鑿齒雕題臺灣海表滇南水犀

莫不納款誠于銅柱隸版籍于金閩

已上言幅員之廣

爾乃

采蜀西之丹青兮飾江南之金錫醴醕用縮于菁茅

兮旌旗借輝于夏翟牽牲而七日散齊兮用犢而三

月在滌

天子於是躬燭蕭受明昭金甌永奠玉燭常調

已上總言郊廟之格

享
今夫泰壇所以郊天泰祈所以祀地虞書別于六
宗周禮行于二至聖人尊天親地之志于斯示矣議
禮之族得失互爭爲分爲合孰執其成

皇釐爾章成憲是核精意潛孚圜丘方澤思夫穆穆皇皇
濟濟踳踳恍若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于旁也我享我
將維牛維羊儼如魏闕高峙而羣黎躋于堂也已上言郊社之禮
至于上日受終七世觀德鼎俎畢陳威儀是力
苟制度之未彰何以綏孝思而爲民式令屆青陽其
神勾芒值雨露之旣降緬樂利之無疆我

三重賦

四

皇於是開冰鮮羔乘舟薦鮪設鞠衣于先靈陳疏器于正
始時扇薰風其神祝融當蘊隆之旣盛知積累之靡
窮我

皇於是羞以含桃薦以登麥旣臭味之尚焦亦路旂之皆
赤少皞司晨蓐收整轡當治定而功成暢禮明而樂
備我

皇於是告牲太廟藏籍神倉秉籥歌風于南呂主祠祭禽
于四方盛德在坎美利不言貞元衍其嗣續水木究
夫本原我

皇于是洽其酒醴奉茲博碩匪烝昇之斯今蓋溫恭之自
昔已上言宗廟之禮若夫稔鬯告于文人功宗記夫元祀卿
士降維阿衡從享典隆匏豕維彼聖哲實造

清書配食

太祖生民厥初已上言配享之禮厭厭夜飲湛湛朝晞續岐陽之舊

緒奉長樂之

慈幃篤生

聖人養以天下

徽號屢上于彤墀玉食遍輸于方夏合萬國之懽心頌

三重賦

五

一人之純嘏

已上言孝治

樛木之仁旣衍行葦之愛有敦周召

之分二南屬毛離裏辛陽之鍾八子共蒂連根或系

出戡黎之

文祖或支分宅鎬之

曾孫凡譜天潢之一派悉蒙

帝眷之殊恩作八旗之弁冕均五等之屏藩爾其角弓無

翩醜酒有蕝美鸞羽之樂胥慶龍光之譽處

已上言親親之

治尊親之化永洽經術之用亶然

帝修文德典重經筵邇英崇政廣廈細旃陳書則道唯由

舊講易則義備畫前豈徒供治平之黼黻將以佩敬

義之韋弦

已上經筵

更簡正人彌

皇太子既堯舜之必陳亦孝慈之是止唯

聖德之如天故臣心之似水直懋孫謀之詒遠過帝誠之

旨

已上論教

奉天勤民明時治歷鄧平之改正未及一行

之精詳洛下閎之經營終適郭守敬之釐敷然而茫

茫天運莫窮其元遙遙日至孰測其先薄蝕何以無

差忒陰陽何以無伏愆唯西人之覘軋象于滄溟兮

能遍窺夫二十八宿之躔頒正朔于中外兮日月之

三重賦

六

璧自合五星之珠亦聯兼占驗于推步兮洵天根之

既穿

已上歷象

唐虞建官稽古惟百亦粵成周三俊三宅

國朝求舊車乘翹翹入叅帷幄禮絕百僚

已上大學士

幾務

之殷副以學士啓沃是資瑤階金卮

已上內閣

詒隆玉牒

統以宗人匪紆匪敖公子振振

已上宗人府

諭教孔殷爰

設詹事孰是甘盤唯

天子使

已上詹事府

若乃董相繫江都之纓賈傳佩長沙之組

止抒經生諷諫之忠未備聖朝畫一之矩爰設理藩

以副宗人用肅

帝親而篤周祜

已上理藩院

選賢均乎百職頒政首乎六曹惟

冢宰之甲乙人豪也啓事心勞參苓盡登于藥籠桃

李不植于干旄

已上吏部

司徒治地覽九州之險易條鞭

平準于委垂兮總稭輓輸于延企

已上戶部

廟祧郊壇掌

惟春官西邸之惟寅惟清而兩儀協順南宮之矢公

矢慎而多士驕懽

已上禮部

更有夏官秩崇司馬當脫劍

以通經進元戎于大雅既永徵夫近悅而遠來兮又

奚問乎賞祖而戮社

已上兵部

司寇之職職在詰姦惟三

章之定制彙六典以齊頒既沐並生之大德時聞解

三重賦

七

網之新綸和風之被自廣白雲之署常閒

已上刑部

惟茲

司空聿掌邦土貢賦之等有三要荒之服惟五在度

地以居民詎邀封而增戶

已上工部

顧庶官猶待率作兮

建御史以糾彈言及乘輿則天子止輦事關廊廟則

丞相免冠青蒲抒悻白簡瀝丹更有六科諫官黃門

給事寧爲逆鱗之批毋蹈寒蟬之刺

已上臺省

哲后之勞于致治盛朝之急于求言有前席之宣室無萬

里之君闡然而下情或難上通納言古有專職壅蔽

于言者禍亂之萌專恣于事者威福之逼喉舌分左

右之司出納謹夙夜之勅

已上通政

府事雖多經畫訟獄

尤貴平反唯廷尉之靡曠庶海宇之無寃

已上大理

列卿

唯九成憲是守品物不言而自亨陽春不脛而自走

總束上文

惟幽明之咸貫兮典樂特重于太常賭牲牽之

秩秩兮聆磬管之將將

已上太常

其分掌于四驛也矢來

肅慎車指越裳

已上四驛館

抑罔卿之有命兮羣僕侍御

之待正寧徒誇坰馬之斯臧兮亦慎簡乃僚毋以臣

諛致君自聖

已上太僕

至于五齊八珍供自光祿當視登

耗以上下兮亦憫轉運之艱于水陸

已上光祿

法宮朝會

三重賦

八

鴻臚序班嚴對揚于虎拜稟明聖于

龍顏

已上鴻臚

制並三雍教始太學司成董六館之甄陶兮凡

以進秀民而開後覺人則泗水而東山兮噐則虞弦

而韶簡

已上祭酒

內閣之外別有中書鸞坡鶴禁翰墨之

餘

已上中書科

駢駢征夫嘽嘽駱馬維彼行人載于周雅

已上行人

帝軫民命院設太醫人無天札俗盡恬熙

已上太醫

當耕鑿之

含和兮宏豫遊而法古維茲鑾儀實綜鹵簿旌旗隱

隱迎萬國之衣冠隊仗森森萃兩階之干羽

已上鑾儀

凡

茲建官位事之皆當無非準人常伯之克知意唯湯
沐之英共宣猷而布德何幸草茅之彥同拜命而書
恩滿漢一體爵賞無私總結大學士以下諸官制且夫直隸固稱
首善

盛京亦號陪都原廟啓神靈之宅周官宏撫馭之模在
當年懷西都者特未覩肇封之盛業顧今日誇洛邑
者豈遽忘攘剔之先圖卓矣兩京屹然並峙詩美來
同易稱顯比已上陳盛京宮闕官制至于封建之不行也懼禍
釀于兼并郡縣之相沿不改也撫綏之責重而控制

之權輕惟計弊羣吏之治屏書列守之名庶無譏美
錦之製亦聊試小鮮之烹已上言設外吏然而諸侯不加于

王臣三輔首推夫京兆舉張敞以弭寇紫陌塵清進
黃霸而安民上林春曉府丞共事益以治中宛大兩
縣協恭和衷已上言京府京縣他若三異並徵四知交畏郡

集賓僚邑置丞尉隼飛熊伏不乏佐貳之循良稱雨
道晴詎有參差之意氣已上由守令而及佐貳若夫三刀之夢

既叶百里之命有專所異者農田之賦入所同者公
座之官聯已上知州更有首領以供後先其他一事之管

鑰一職之周旋不能枚舉屬微員

已上言府州縣首領及倉庫等

維惟侯職之廢修設監司以表率惟彼方伯公旦公

奭光映三台之座察風俗而肅官方位隆九牧之尊

課農桑而聯玉帛已上藩司維彼臬署欽哉恤哉霜消雀

角之爭威權叅乎內憲雨潤園墻之草綱紀肅乎外

臺已上臬司維彼都司有嚴有翼國家不忌武備震雷霆

山岳之聲將軍豈恃功高光鐘鼎旂常之勒已上都司惟

三司之共命保釐也實共奠乎坤維爰設僚屬任其

指麾已上三司首領顧明制之統兵馬于都司也率親王駙

三重賦

十

馬為之今則管轄及于衛所漕輓資其轉移

已上申說都司

若兩司之不能左宜而右有也分道設官為巡為守

驛傳省虛費于民勞分糧儲核實數于官受離政之

得不必嚴緝捕于人鹽河堤之堅惟恃預綢繆于夫

柳兵備各道久已奉裁兼轄各道靜鎮斯才

已上言設巡守

各道以副兩司凡此外臣之勤勞必藉內臣以彈壓巡幸時

有未周專閫禮隆代攝桑麻之化既浹四境歡呼壁

壘之觀一新六軍震盪

已上督撫更有總督控海揚旌泛

桃花于春暖築瓠子于河清更有總督巨川作楫閭

閭之方常紆舳舻之尾相接更有總督經畫倉場剔
奸弊于量槩謹扃鑰于蓋藏已上總河總漕及倉塲總督若夫山

海之利原當共之民間自鹽法之既設後世奉行之

善者無如京師輸粟江淮給鹽今者官掌御史入簡

清廉歌薰風于解池壠畦財阜沛陰雨于商課斥鹵

恩沾已上鹽院更設茶馬特謹轡銜已上茶馬御史他若官號司

關嚴貨賄之出入奸宄有幾膳服待給洵道路之咸

遵亦共球之廣集已上關差體國經野瑞委垂裳維上帝

之清淨兮亦支機而七襄爰設織造載元載黃逮繡

三重賦

繪之既就遂筐篚乎上方已上織造凡供數職各求厥章

或絕夾帶于鳧鷁或嚴冒濫于驕驕或壯河山之關

鍵或飾藻火之輝煌非所以錫皇極于功試敷文命

于言揚者也已上總結鹽院以下諸職維

皇立政首重求賢敬

天尊

祖兢業是先其嚴基命于宥密也訪箕子以衍九疇進姬公

而陳無逸聖德之位育無疆王心之清寧自一其治

具之孔彰也百家罷斥六經表章車書和會典制節

皇班朝涖官監夏商之軌物歌功頌德釐郊廟之樂
章統接皇初道崇

孔子繼述則孝經之思法戒則春秋之旨薪傳五始之
編芹潔上丁之祀樂奏大成綴兆合止且夫十哲齊
隆配享諸賢盡沐恩波聖德旣遠

帝眷則那更有四聖異等殊科顏回曾參孔伋孟軻自生
民之代謝唯至聖之不磨

帝爵後人秩以行聖被上公之命先澤猶存近

天子之光

三重賦

十二

一人有慶恩覃于禮樂詩書寵徧于顏曾思孟博士之號
爲五經也盡承訓于趨庭若嘉言之攸伏兮毋寧修
家而獻廷載稽閔子之長于德行也氣象和悅而諍
端木晚年通于言性仲氏升堂果于從政所可惜者
仕衛一節未諳名之當正槩從公論錄其所長五經
鼓吹洙泗文章姬公輔周不有天下緯地經天被于
來者有宋六子行道之統千載淵源疏通無壅並崇

博士班列詞臣

恩綸遙捧

皇澤維新蓋

御書之尊師表于萬世也原爲後人作君作師之至計其

學達性天之

宸翰日麗也歷漢註唐疏必有宋發明始稱無弊廣大精

微真能相契

已上言崇禮先師以及恩蔭顏曾思孟
閔子子路子貢周姬公宋周程張邵朱

六十各唯
聖賢本裔

聖學之明體達用兮爲取士之先資登進之途不一要主

善以爲師黜浮華而敦實行兮洵斯文之在茲爾乃

課以四子必經經而緯史策論表判之皆優獻南宮

三重賦

七

而取進止南宮旣雋奏于玉階

臨軒親策鳳鳴喈喈別有闕通博雅茂等異才耻尋行以

數墨每撫卷而長懷有司擯而不錄

天子憐而取裁拔其尤者並充翰院珥筆承明幼婦黃絹

已上言
取士

乃有檢討以正魯魚玉函金匱虎觀石渠乃

有編修以次記載筆架珊瑚書裝璜瑁乃有修撰以

補缺遺句斟字酌百鍊千錘

已上檢討
編修修撰

其以講讀入

侍于

御前也苟獻崑山之片玉得分重席之一毡無不人抱連

城之壁家握萬選之錢至于或司

日講或職

起居孔思周情抽縑反覆堯階舜陛簪筆躊躇

已上侍講侍讀

日講官

起居注他若銀榜沾榮宮僚備位謝微臣來自田間

兮何幸銅鶴從容得掌坊事局事左右春坊職列庶

子諭德中允贊善更設

皇太子講官總以輔成長子之主器局號司經大都當

崇儒重道之時辨五經之同異

已上由詞臣入宮僚

更有鉅典

端藉詞臣一統輿圖悉徵畏神服教

三重賦

十四

三朝國史更溯極溺亨屯當三葉之苞亂也煽逆德于滇黔

困生民于塗炭腥穢既流于湘沅兮聲教將阻于江

漢

天子焦勞唯宵唯盱爾迺簡大帥以薄伐命親王以維藩

櫛風沐雨之臣身先行陣扛鼎挾輶之輩力率郊原

且夫連雞之謀唯在扼其險要射馬之智要恃固我

城垣至若厚芻芟以倡勇敢緩征繕以培本根淮方

甲留處之戒新田絕供億之煩無不憚元戎之嚴令

樂

天子之恩綸因而潛消陰翳再闢乾坤嗣若厄魯特之躑
躑也兵弄潢池塵揚沙磔遼天之秋月蕭蕭朔地之
暮雲巖巖

天子于是振一怒之威奮六師之擊人熙耕鑿之歌戶靖
邊關之笛凡茲奠宗社而宏遠圖允宐紀昇平而溯
成績至

本朝會典之告成也實資因革于有明紀綱垂萬世之
全

帝德昭而離明溥政教總百王之善

三重賦

十五

至極立而泰階平推五運而色尙黃中萬物皆生于大地
綜九德而治崇寬大王道悉本乎人情他如后妃遴
淑德于舊族帝子留夾輔于神京此又隨時之大義
斟古酌今而爲不易之權衡者也至于文武之畸重
畸輕也非所以獎公輔而致太平元勳固從夫卜洛
兮壯猶亦美于哀荆惟定制之不相統攝分彤弓湛
露鼓簧吹笙廊署槩裁夫冗員錢糧歸併于戶部洵
會計之不煩亦王事之靡盬其間要成于六職課績
于羣侯萬民何以生遂百神何以懷柔周文郁郁聖

道優優唯彙典以別類乃按籀而可求若夫亳社既
屋于殷郊往制盡昭于明史當明祖之乘時也由閭
巷而崛起其規模之整齊非漢唐之比擬奈曲沃之
貽謀不臧兮難固維城之宗子至一朝之法戒惟洪
永之垂型萬姓之雍熙賴孝宣以受祉惕予臨于朽
馭應監二正之前車勵臣節于靖共宥踵三楊之盛
軌興獻之崇明堂之祀稽在廷之不阿當有道而如
矢妃匹之溺愛等廟社于弁髦貂璫之橫行借宮闈
爲壁壘雖有善者無能爲矣宜乎歷數有歸河山更

三重賦

十六

始丕休哉陋府海官山之陘隘仰

祖功

宗德之貽留

方畧紀聲靈于殷武

會典備官禮于成周勝朝之事蹟宏經論定而別薰蕕
非儒臣之典核兮孰能博採而旁搜惟太乙之燃藜
夜映兮值

天子之開局分命藏之史館示百代之程炳爲國華極一

時之盛

已上總陳纂脩

當多士之遞升于司徒司馬也藉羔

厓于文辭求明珠于珊瑚兮寔甄拔于主司顧熏陶
端在平日兮設學臣以司之歲有考而月有課方中
矩而員中規體尙高華龍文豹蔚義歸精晰牛毛繭
絲夫督學之職在衡文也實經

九重之慎選文學行誼之不羣始歌皇華而策遣固與分
符之大吏並沐恩榮秉鉞之重臣皆叨殊典者也

已上

學臣督撫之任察吏安民學臣敷教俗尙彬彬洵梧棲
夫鸞鳳兮亦閣繪夫麒麟乃有體統同于憲府勲名
重于封疆爲熙朝之屏翰作盛世之棟梁提督軍務

三重賦

七

績懋旂常總兵諸鎮專制一方蓋

聖明之奠安九土也經文而緯武使鈴閣之威權不尊何

以示優隆于細柳獎成勞于大樹

皇命帥府樹蠹建牙秩崇一品任重大車更有從龍功載

盟府錄其子孫纘戎爾祖至于各將之有副叅遊也

人思敵愾念切同仇聽號令于將軍莫逞胸中之鸞

勸嚴約束于士卒更輯闔外之貔貅但能殄寇莫慮

封侯職列守備顧名思義苟汎地之不虞亦殊負此

重寄千戎祀戎晉秩未崇率其部曲荷戟彎弓

已上
提鎮

以下
各職 兵制之變絕于我

清也訓練預于戎行當承平而盡能擐甲飽騰資于藩
庫值擾攘而何慮呼庚有偏裨以隸軍門則主帥之
揮戈莫敵有專職以司城堡則四郊之擊柝無驚雖
踵後世之僱募遠逾漢制之踐更至于禁旅之環衛
于

京師也更軼府兵而上之給莊田于內地兮八旗之分
領盡屬

天子之六師則有滿洲世爵通侯選徒吉日挾彈遨遊則

三重賦

六八

有蒙古按落分部置酒未央韜戈起舞則有漢軍就
日瞻雲執殳帝里望闕殷勤爾乃領以親王掌以都
統允矣井牧之遺規赫然

京師之居重其尤規經國之良圖者更以羽林之衆分
阨阻塞之區當三逆之負嵎也廟謨未戒衣襦今則
佗佗元臣捧

鸞音而守四境桓桓策府率虎旅以奉三驅薄海移旌戢
波濤之樓櫓巖疆建節控山谷之崎嶇更有提督九
門左右二翼人在天街馬嘶金勒凡此八旗之布置

有條也先宗盟而次勲戚既親疎之莫混後省會而首

京師亦輕重之維調各省之鈐制皆由總督三旗之掌

握直在

當陽

已上兵制

際斯清晏屹矣金湯

臣恭遇

昌時畧紀成憲任夔龍于左右翼勵惟明出方召于邊陲德威自遠

躬教化以治臣民

擴胞與而弘綏建成功告而兩大平成王道遵而庶民親

三重賦

十九

遜卽令優游殿陛不聞帝力之謠穆處宮庭靜法天行之健孰不幸

聖人作而成位維三到治成而並生有萬哉矧乃

皇州日麗

紫轡星遄

親下民于道旁之獻蒸淑氣于袖裏之煙在昔禹功既奠

水德靈長導桐柏之巨浸寔底定乎淮方逮黃河之

南徙遂合派而淼茫謹按扶輿兩大絡脉西北西南

綿黃亘黑禹先三危而後積石由中出外由外入中

自湖北游慶其朝宗轉徙而南其害斯熾三千餘年
迄無長計爾其波濤之駭發兮隳千日之功于一日
河臣屢黽勉而無成兮經

天子之指示奏安瀾于蛟龍之所出沒夫以神禹之奠定
圮決卽見于子孫則河災之衍溢誠難責策于後人
雖賈讓之娓娓亦具說之徒存時復有出河塞外之
議可謂迂濶而爭新第值清寧之宇宙百川樂効其
禎祥若醴泉之自出而海波之不揚乃位育之僅遇
宐時謹其隄防勞

三重賦

二十

萬乘之巡閱奚止感泣于淮揚更思

天語之諄諄兮懼風俗之以靡麗相高勿糜酒醪勿濫牲
牢任民首列三農兮無忘幽風之于茅而索絢耕織
有圖繪諸左右凡以示帝室之不忘民艱兮亦厲勤
動之咏歌于猷猷胼足胼手潔脩澹以羞黃耆乃粟
帛賜自上方兮繼自今有椒其馨長介眉壽先疇之
樂利旣溥則壤之功德彌長隆

翠幟而封禹穴揭蒼苔而煥

天章湯網開三舜聰達四弭鼠牙于速訟騶虞之化可臻

傅虎翼而食人鼎鑄之耳難避其尤厯草野之來蕪
兮不必無年之歲頻邀給復而蠲租非寬新賦卽貸
舊逋一粟一絲之懷踐食兮屢豐奚假于繪圖黃童
白叟羣巷舞而途歌兮無非沐膏澤于

宸遊歷數清塵之警蹕兮悉志高厚之難酬當斯府事之

修和兮或者垂拱而無憂

已上叙從前巡幸施慶之事

乃視切如

傷籌如靡已僉曰逃矣內安而外攘旣美利之不言
帝曰欽哉文恬而武嬉亦冀芽之自起咨爾百揆予臨天
下四十有六載內自宮庭外薄四海罔敢或侮罔敢

三重賦

三

或怠於乎汝楫汝霖天工其人亮采

帝曰咨爾冢宰有猷有爲有守巧言令色孔壬鑑別惟心
黜陟惟欽內君子而外小人以保我子孫黎民

帝曰咨爾司農則壤旣分任土作貢粒我蒸民八政是用

會計非艱經畫維艱古稱制產今難限田貧無立錫
富連陌阡平之則擾任之則偏伊于何道可以安全

帝曰咨爾宗伯唯天生民有欲唯皇以禮坊民朕維自古

在昔聖人有作作師作君未之或分四民異職秀頑

別羣肆朕親迪乎多士俾多士是訓是行于斯文

帝曰咨爾司馬祥兵者黷忘戰者危耆昧取亂於鑠王師
聲聞目視簡于平時

帝曰咨爾司寇告爾祥刑人爲物貴受中乃生二五雜糅
善惡以爭顏天蹠壽福極不明上錫下保太和始成
先民有言矜在得情

帝曰咨爾司空混茫初判水火土五行旣具人物斯宅
規利思害水土甚焉汨陳之禍荒度不先迢迢地勢
孰計高下勾股測量有可知者昔在周公積矩是咨
豈資握筭亦用是師

三重賦

三

帝曰唯茲諸司百職事內外大小其恪共

天命其毋違于庸其毋欺于隱朕一人以宵旰之勤取天下
瑣屑之報姑置不言爾諸臣以戲渝之意當今日靖
獻之資自居何等于時所其無逸時邁再賡布愷省
方乘陽行令臣伏思西北利稼穡而今爲瘠土東南
盛財賦而古稱塗泥則禹甸之疆理未一遂人之溝
洫不齊

天子將規農田于上國度水利于揚州秔稻之種獲廣轉
輸之困可休臣伏思

朝廷急民患而倉設常平官府忘國恤而儲無實數則
掌守未嚴于擇人稽查不謹于按簿

天子將散困屢于淳里職鎖鑰于良民朽蠹之弊既免出
納之習一新臣伏思寬恤之

詔將下而催科更急于平時肆赦之

令既頒而奸宄倖逃于禁網則撫字之憂勞未衰強暴
之刑誅或爽

天子將廉良牧于在官屏庶頑于遠域羣黎得以阜生三
細無憂亂族臣伏思游惰之禁綦嚴而草萊未覩其

三重賦

三三

盡闢節儉之風屢示而俗尙未底于大醇則無以獎
胼胝之勤于九職專表率之任于四民

天子將勞三農而出郊訓多士以型俗急公首務農桑學
禮無拘繁縟臣伏思

朝廷之各省設兵也糗糧悉資公帑况武臣之肥橐偏
多雖隸戎行空號廝養

天子將察閒曠之土鮮居民以受屢仿古兵屯備邊之制
督士卒而力甫田臣伏思

朝廷之三途取士也任用寔鮮寬曹况計部之題員不

少雖通仕籍何日雁羔

天子將察繁劇之僚需人才以入幕仿古叅軍功曹之規
辟科目以供爰度臣伏思察吏之方當寬課吏治之
殿最而詳分吏才之短長

天子將考繁簡之任核守令之聲望命巡撫而規其調遣之
當處置之良臣伏思弭盜之策不在定緝盜之限期
而在申諱盜之考覈

天子將訪彌縫之失究文武之職司命總督而謹其罰俸
之條帶罪之獲臣伏思古聖王之養老也免負戴于

三重賦

三四

行道率其同儕熙熙皞皞今或庭除灑掃矣

天子將導其子弟養其父兄綢繆杖屨誼篤兕觥臣伏思

古聖王之造士也逮譽命于射雉瞻彼周道如砥如
矢今或侯門徒倚矣

天子將黜其奔競示以端方羽儀殿陛望重圭璋臣是吳

人棲同越鳥蠡測滄海之涯管窺昊天之小臣伏思

漕糧之官收官兌白銀之均田均役也誠哉惠民之

良畫吳地先沛王仁九州遂同賦額但法久弊生矧

今者均田均役別省虛有其名十年一當夫科派兮

奸胥黠里舞文而上下無言赤子何路陳情幸吳地
守令之猶然奉行也顧官收官兗州縣頗費經營且
賠累之實或上不察于廉吏兮能保良法之永無變
更

天子將著爲賦式書鐫石勒海澨山陬是疆是域

天子是以勤民隱覃

宸慮家四海而身中國乘六龍而時御猗與盛哉

極由皇建

樂與民偕誦卷阿之章當識蓋臣之寄志值

三重賦

二十五

巡遊之舉貴明

天子之本懷若使千行劍佩夾道旌旗無關移風易俗之
深計體國經野之宏規何不告崇封于泰山梁甫草
具七十二代之儀也哉

聖人之意亦可知矣乃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於皇時清

昊天其子降福孔多燕及卿士

皇用歛之敷錫庶祉俾厥正人富壽而康序厥在位稟式
是常無封無靡無頗無僻無僭無忒

威福玉食昔漢孝文用極失皇有唐太宗用皇失極皇
極懋昭允惟

今日

聖敬翼翼

聖謨洋洋

時巡宸對

寵綏萬方莫不來享莫不來王

巍乎成功

煥乎文章

三重賦

三

南匯縣志分目原稿序

邑父母幼晚欽侯志成索序京華緘寄特以爲其襄厥事耳未見其書也甲寅歸田後物論四起謂人物志中措詞屬意侯爲輕我海濱謂余不恭桑梓且舉與試諸名人列之隱逸不倫之甚若地無獨行文學之可言者又列女中宜傳者亦削去其他人無關輕重乃不厭辭繁紛紛議侯而罪余余寃矣侯亦寃侯雖謝事仍勞於公不少逸何暇自舉筆墨所托之友不知何人文頗勁淨觀其氣概有不可一世之意宜乎士林之訾謗也

南匯縣志分目原稿序

一

余與及門葉子子敬從子凝是所草諸稿交侯署中度皆散軼不可考分目原稿一本則余手筆幸從子與容收拾尚存其中無一字採及此友蓋好自用而不取諸人然衆之所以罪余者卽是可証也要之邑非侯經始卽不幸此志非侯卽不成侯功豈可忝哉余第梓余原稿以白於衆并示後之脩乘者有所考焉雍正甲寅冬日顧成天自序

原稿志目

建置志

輦設
郵遞

沿革
橋梁

疆域

官署

倉庫

方輿志

星野
風俗

形勝
土產

城池

市鎮

水利

秩官志

宦績

文職

武職

地丁志

戶口

賦役

蕩課

鹽權

雜稅

學校志

學宮

學田

社學

祀典志

文廟

鄉飲

壇廟

名宦

鄉賢

武備志

將士

馬政

烽墩

軍器

軍餉

政令志

鄉約

耕藉

荒政

碑禁

原稿志目

選舉志

徵辟
行伍

科貢
錄蔭

薦舉
封贈

例貢

武科

人物志

名臣
技術

實行
列女

通才

隱逸

流寓

外志

仙釋
祥異

西人

遺事

異聞

兵燹

藝文志

詩文

南漚縣志分目原稿

邑人顧成天撰

受業葉源校

建置志

肇設

古者封國不過百里。自卿大夫士以及閭師黨正州長。鄴長之屬。百職事咸備焉。然情僞微。矧猶懼或遁。君子野人之交。若斯之難也。邑自未分以前。較古侯封。幾過之矣。帶浦一隔。風氣頓殊。士守廉隅。習敦樸。而偏鄙愿民。遠於長上。而疾苦莫訴。且波濤之險。赴公者備焉。吳屬分治之意。皆以作上下之孚。而漚尤亟哉。志肇設

沿革

秦廢封建。設郡縣。其運會轉移之最鉅者乎。治封建者。法易密。治郡縣者。法難詳。漢魏以降。代有因革。惟以忠信之心。行易簡之法。斯民命托焉。邑故薄海。元以前未有筭官。明設千戶所。隸金山衛。屯政則原於唐之府兵。世祿則有封建之遺意。今以城池之險。而作邑。以衛民之地。而設牧。法綦詳矣。彰往察來。百世永賴。司民者尚

既厥心哉。志浴革。

疆域

封建之地。犬牙相制。所以御羣候也。郡縣之地。似宜引繩削墨。以便民。上海邑於至元間。後隸嘉興路。有明更析爲青浦縣。旋割旋復。復而又割。遷變不常。萬曆後疆域始定。然浦隔東西。江分南北。猶錯綜也。至今日而輸將者。往來於平疇烟火間。計里則均。無險可阻。語云。始事見隅。繼事見衢。豈不諒哉。志疆域。

官署

南漚縣志原本

漚距郡百里。距上邑八十里。商賈食貨之所罕至。市廛寥落。而柔懦者時苦於強梁。以地言。則蔽芾有陰。宜芟宜憩。論物力。則創造實艱矣。故卽同郡奉賢。金山。皆當經始。顧有未逮者。庫隘非所以壯觀。飛革鼓翼。欲上不踰帑。下不病民。飭工庀材。精神能無殫乎。落成之日。都人士胥額手稱慶也。則宜。志官署。

倉庫

稔銓粟米。必計道里之遠近。邑於南漚。倉於周浦。均道里也。漚舊有廣儲倉基。故明止收本所軍糧。此外皆轉

漕上海必拘於治內恐南北之輸納者未均若濶濬水道運艘沛然在縣則易核而弊少今則苟便於民官其敢憚勞耶志倉庫

郵遞

邑不當舟車往來之衝無驛而但有遞文檄上下之交及各汛軍機所以通往來血脉者全賴乎此雨雪載塗此輩實爲勞苦當事者宜憫而恤之國家額設錢糧毋使吏胥蠹食其間故特志之爲滙志非徒爲滙志也志郵遞

南滙縣志原本

三

橋梁

司空以時平治道路津則楫之澗則梁之中原旱潦之備若此地居澤國水道從橫相錯四方行者深不可厲淺不可揭方里之中橋或以十數缺其一卽遶道倍之民力維艱好義者寡或久而輒廢或廢而難興以時加葺尚賴後人爰表其顯著者於左志橋梁

方輿志

星野

混茫初判水火土石而已五行旣具而人物生焉康節

以日月星辰配之象形之始不瞭然在目哉分野之說肇於周官占驗者可指屈而口數也後人或議其誣蓋錯然互見觀者實眩耳嘗細考之有經星之分野有北斗之分野有天市垣之分野不符而實一致區區小邑可無稽此分列於後以資博雅云志星野

形勝

一國之形勝關天下者齊秦之百二十二是也一方之形勝關一國者井陘殺陵之類是也南漚特一隅地然海潮起於其背南北分流入吳越之境數百里錢塘揚子之吐納實揚激之前明倭犯上海薄黃浦逼城下吾邑反在其外若統練精兵自外衝擊虜在目中矣當時皆計不及此惜哉志形勝

城池

南漚城於明初川沙城於中葉卽今日而論俱在金湯之數而後先異者漚有險故守之川非險故不設顧當日寇警之來隨於無備之地開國之規模亦待後人之補苴矣安遠侯經營不徒一漚而喬氏挺然倡議尚熊諸公毅然申請其爲德於川民者今猶尸祝也志城池

市鎮 第宅園亭附

王制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故土滿則耕者少而有曠人滿則末業衆而多游三代以前在田在邑有定制井田既廢以後隨人民所集而成里巷聚散不常故覘民居之疎密可以知盛衰焉我國家百年以來休養生息滙邑僻在海濱而烟火相望衣冠蔚起昇平之氣象於斯見矣志市鎮

水利

境內諸水其西通浦各道不二十里潮汐已在斷續間其東築塘捍海無泉源灌注此與浦以西獨異者也近浦咽喉固宜通利而腹中脈絡尤貴有以潄而畜之記曰凡溝必因水勢其是之謂乎志水利

南滙縣志原本

五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簿正祭器而外雖獵較可因也形禁勢草豈爲善導者乎南陽好商賈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韓延壽教以禮讓移風易俗不外富教兩端而所以富之教之者因乎地隨乎時拘於陳跡皆具文耳矣蜡之祭舉國若狂賢者非之聖人樂焉長民者

此意宜深長思也。志風俗

土產

橋不踰淮。桑麻之利遠矣。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君子勿貴也。是故山居不以水族。澤居不以陸族。祭物且然。况其他乎。吾邑魚鹽之饒。資民日用。布纈衣被天下。區區僻壤。利賴實宏。餘雖瑣細。俱當記載。司牧者不俟取茶。來賓者慎毋笑蟹。志土產

秩官志

宦績

南匯縣志原本

六

未分邑前之名宦。其惠於上海者。卽其惠於南匯者也。父母之戴久矣。可弗載與。美斯愛。愛斯傳。此之謂矣。或以德著。或以才顯。必無漠視斯民之意。而後足以垂於後。道旁之碑林立。其盡可思也。耶。志宦績

文職

繁簡在事。勤怠慎忽在心。勤且慎焉。繁而簡矣。怠且忽焉。簡而繁矣。上海以繁故。分治南匯。佐貳以損爲益。屬員以益輔損。益欲使繁者簡也。若不能視國事民事如家事。則廟堂何事。而欲增官吏。蒼赤何爲。而樂依父母。

哉呼雨道睛和衷共濟理一邑猶天下也

武職

邑固備武地也。今者海不揚波。民生不見兵革。幾及百年。而衣柳之戒。不可一日忘。國家懲明季之弊。文武並重。參遊以下。皆得引。見試技勇於御前。所以聯一體之情。爲久安長治計也。雖翹關起乘。無所建於承平。而練軍實。謹斥候。除濫冒。止暴誥奸。閒暇中。殫其職守。庶無負任使意哉。

地丁志

南漚縣志原本

七

戶口

一定者田賦也。無定者戶口也。休養生息。則見其登。兵荒役徙。則見其耗。漢宣好飾吏治。史氏以爲王成。僞增而蒙賞。何必僞哉。治平之世。生齒原繁。他人或徵往籍。而料之也疎。成獨料之密耳。然不聞有善政而徒長於見效。則上下之相蒙。不待言也。我邑自前明倭寇之殘。邨市半墟。鼎革以後。數十年來。食舊德而服先疇者衆矣。要之版籍。遂可憑哉。志戶口

賦役

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王土王臣之義也。然論賦役於後世。因矣。論賦役於三吳之地。尤困矣。海濱斥鹵。界在浦東。考額征之譜。權輿於南宋。繁密於元末。極重難返。則自洪武至。於啓禎。遞減遞增。行法於涼。莫之能挽也。逮乎本朝。均田均役之法行。而窮民免於追胥。官收官兌之法行。而富室免於破產。且錢糧總歸戶部。不苦於名目之繁多。我

皇上御極而後。復軫念民艱。於雍正三年。蠲免蕪松浮糧四十萬。邑始得沾膏澤。甦積困焉。歷載前代。所以著今休養之方。特貴賤殊科。秀頑異致。當日紳士優免。實爲厲階。而君子小人之等。或亦有宜區別者乎。不然。雖賢達何異于齊民也。志賦役

蕩課

蕩課之興。鹽政之廢也。蓋鹽與屯相表裏者也。商以粟實塞下。官以鹽給商人。而取煎於竈丁。取材於蕩畝。迨其後。屯漸弛。引漸積。鹽漸壅。私販之禁復嚴。而竈丁病矣。戶多逃。不納鹽而徵銀。此課之所由名也。本朝以來。竈自竈而課自課。與鹽無涉。而冠之以鹽。名是而

實非矣。沿場數十里內。巡邏者愈急。與販者愈多。商病而民亦滋擾。有心者謂不若均稅於課。不立官竈。聽民自便之爲得也。志蕩課

鹽權

利用厚生而後。鹽絲作貢。管子爲齊富強。猗寶等于農田。國計半資鹽筴。其所由來尚矣。但明制與前代異。國朝復與明制異。明之給引於商也。徵其粟。故利不盡歸于商。則商病而國亦病。勢不得不嚴私販之律。今之給引於商也。止徵其銷引之稅而已。若使竈戶輸之。可無缺額。則何官何私聽民自爲交易。而商之利自在。不亦可乎。天下之大。不能周知。就邑治而論。莫便於此。志鹽權

雜稅

太史公曰。凡民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富爲下。本富者何。稼穡是也。末富者何。商賈是也。奸富者何。持壽而權子母。左右罔利者是也。雜稅之設。卽抑末與奸之意乎。若行戶舖戶匠班漁人之屬。皆有定額。較之橫征無藝之日。相去遠矣。第三代時。農皆仰食于官。末則自食而

猶稅之。後世所以抑末者不爲苛。而所以敦本者安在。可勿念與。志雜稅。

學校志

學宮

聖賢沒而生於百世之人心。豪傑之士。無地非羹臚之見。豈必仰瞻椽桷。俯矚几筵哉。抑過墟思哀。入廟思敬。人情也。創始締造。規制頗宏。關之水道甚逼。塞而溝其南。半壁泓然。櫺星列植。往來舟楫。若拱若揖。於前。葭菼彌望中。輦文騫舉。亦曠亦與。占者謂將來人物挺生。足

南匯縣志原本

十

爲國家榷幹也。志學宮

學田

學田皆民間義輸。以資諸生膏火。且濟貧乏。修書院。餘以供司鐸及學使者養廉之用。考元時僧人有助。明時貞女有助。斯亦奇矣。通省學租。比他省爲最。自減半充餉之後。遂寧張公鵬翮督學江南。復以其半之半入藩會計。所存者僅矣。上邑尤僅。析之更無幾耳。今就未分冊總列于後。志學田

社學

附義學 舊制令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下者。講讀律令及習冠婚喪祭之禮。延師教之。

士習不可不謹。士氣不可不振。所以謹士習振士氣者。非學無由。自互相標榜。黨同伐異之俗成。而下賊膠庠。上干文網。于是有聯盟立社之禁。社學之廢久矣。要非社之故。學不講之故也。若閉門佔畢。徒事操觚。內不能究於人倫日用。外無補于天下國家。靡靡無骨。索索無氣。亦奚取哉。邑故有制。雖棟宇無存。基猶可攷。後之來者。庶有望也。志社學及義學。

祀典志

文廟

南滙縣志原本

十一

省牲省器省蠲。典重而禮繁。所以肅志氣。示儀型者。豈文焉已哉。師道立而善人多。欲學者習其文。尋其實也。邑之士向得與於上丁之祀者。鮮矣。四配十哲之外。微特從祀諸賢。卽七十二子之姓氏。有不能盡曉者。今則釐然在目。俎豆之馨香。可虛假也耶。當思人道何以參於天地之間。志文廟。

鄉飲

拜至拜洗拜送升降俯仰之儀。尊讓絜敬之義。委曲繁重矣。此委曲繁重者。似乎人事之經緯。而不知其爲天

理之節文。主賓介饌。暗室屋漏之所爲。至於此時。無不畢見。豈冠裳佩玉之可緣而飾哉。先王之教天下。自鄉而始。其教鄉也。自家而始。其教家也。自身而始。吁。觀乎此者。可以油然而興矣。志鄉飲。

壇廟

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爲政之次第也。矯舉以祭。必不歡。然使方位無定在。棟宇無定模。倉卒而行事。曰惟其誠耳。可乎哉。邑爲創造。廟則因其舊而加擴焉。諸壇皆新設也。分土辨色。犁然以正。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是也。志壇廟。

南匯縣志原本

三

名宦

邑昉於今。宦亦昉於今乎。明以前皆莖亭也。明以來皆上海也。有功德焉。則宜祀諸此。以佑啓我後人爾。鬼神也有賓主之道焉。其滙人之情與。滙人之禮與。抑亦司民者通變邦家之典與。志名宦。

鄉賢

法天下而傳後世者。名也。名其可倖假乎。說者謂鄉賢一席。近多貿濫。雖善善欲長。若使富貴有力者得妄與。

其間粗豆無色矣。聞太原有三立祠。非功德言彰明較著於世者不能入。故自往古迄於昭代。寥寥無幾。以澤州陳相國之貴。子孫皆翹首跂足而不敢發。吁此可以爲則矣。志鄉賢。

武備志

將士

國之所恃者將。將之所賴者士也。氣以作之則不弱。禮以柔之則不驕。三軍之衆。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訓練有素。觀感有機。焉耳。滙所向隸金山。本朝以來于城設守。統于川沙。邑不于川而于此。酌道里亦扼險要耳。武備可不講哉。志將士。

南滙縣志原本

三

馬政

洪武間。令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馬四牝一牡爲羣。立羣頭一人。五羣立一羣長。凡孳生三歲騾駒。每二年責納駒一匹。永樂時。令衛所孳牧騎操馬匹。三年一次造冊比較。爲累實多。本朝馬政。隨餉給管中自養。不費民家一芻半菽。度越前代。但傍城園圃。行間不無有肥其私而戕人蔬稼者。是在居官者令行禁止而已。志

馬政

且今烽墩

患弭于無形之日。爨消于有備之中。卽今日而論。烽烟永息。斥候可捐也。然廟堂在安思危。特遣御史巡行天下。斤斤以修廢爲功罪。所以衽席斯民者。何其周也。瀕海內外。共墩臺若干座。及新設界牌。竝列于左。志烽墩。

軍器

佳兵者不祥之器。然師行則張。師潛必具。聖人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寒溫異候。生殺異用。歸於仁也。夫子與子貢論軍政曰。足食足兵。古士卒無兵之名。所謂兵者。軍器焉爾。邑當海勢要衝。尤宜飭于平時也。志軍器。

軍餉

我朝設官分職。大都監于有明。而兵制獨異。內地給以莊田。八旗之分領。皆天子之六師也。外則文武上下。各以權授。能相制而不能相侵。餉資于藩庫。按季給放。且令有司監之。虛冒侵尅。其弊蓋鮮。所以爲萬世之慮者深矣。川沙南滙兩營餉額。其數竝列於左。志軍餉。

政令志

鄉約

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天下之大。皆自鄉而推之也。鄉不就治。何有于國。國不就治。何有于天下。以編氓爲不可家諭戶曉者。無性情以感之也。本至誠宣。聖訓勿以月吉了故事。勿委諸生作具文。萬然見衆毋焉。說安而強教之。使小夫有君子之行。其先合士於農乎。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志鄉約。

耕藉

南匯縣志原本

五

君子所其無逸。知稼穡之艱難。不重民事而能爲國者鮮矣。帝親耕。后親桑。情質而禮文。重民事也。而不徧于郡國。窮鄉僻壤之民。安能親親觀盛典。知王者撫萬方之奉。而念所從來者若此乎。我皇上求民之莫。以三推五推九推一撥班三之制。令督撫及郡縣遞降而行。耕藉。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誠曠古未有。而黃童白叟。胥欣忭于道路也。志耕藉。

荒政

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古之制也。豈有他哉。樽節愛養而

已。然談此於後世。恭難。三吳之地尤難。彼以食時用禮。爲儉嗇而不可行也。要蓋民之性哉。習尙然耳。故導民者必以成俗爲貴。平陽萬金之家。無故不食肉。蓋聖人之德。千年如故。救荒無奇策。先事而爲之謀。厥惟儉哉。厥惟儉哉。此非導民者之責而誰責與。志荒政。

碑禁

碑禁者所以除暴止奸也。時異勢遷之後。吏有舞文以亂法。民有因事而告訐者。徼往籍卽爲令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志碑禁。

選舉志

徵辟

版築之遭逢。千古無兩。子陵牛牢。亦可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矣。粵申若康齋白沙。皆矯然傑出者也。然康齋舉于石亨。學者不無訾議。白沙之矚焉。不滓。甘泉師事之。執禮甚謹。而世猶以禪學爲從祀疑。三代以降。立身之難如此。吾邑自秦先生後。膺斯選者寥寥。無聞焉。然不可不懸其名以俟其人也。志徵辟。

科貢

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而賢良茂才詞賦帖經各爲取士之則。有明定爲制科。主之以四子五經。輔之以論表判策。言揚之典。庶乎華實兼該矣。本朝因之不變。亦深維其制有不能變也。卽明代理學節義。皆制科中人所重在此。則下之所貴亦在此。有不肖者出於其間。不移之質。雖孔孟臨之無益也。豈得爲制科過哉。志科貢

薦舉

親賢者人君之仁。舉賢者人臣之義。第賢之大小有等。而用之緩急有時。能詔我以天經地義者大賢也。餘皆分職効能之臣也。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公孤之任不常有。有亦未易知。相時之所急。不枉其才而足以相濟。于國計民生。胥有賴焉。志薦舉

例貢

恩拔歲副。皆由諸生而入於成均。或以一時或以累致。故恩歲至當貢之日。大都老矣。士之欲及鋒而試者。不得膺副與拔。則以例入焉。其中之奇才異能。蓋不乏也。

志例貢

武科

大江以北。武勝于文。大江以南。文勝于武。邑自前明以迄于國朝。文科不乏人。而武科蓋鮮。豈風氣果殊與。抑習其事者未究其方與。力不同科。習而可展。如不習何。爲武諸生者。大都就試實僅也。志武科。

行伍

古來名將。多出偏裨卒伍中。邑于明。大半皆軍籍。其民強毅勇敢。能任金革。有北方之風。如李氏父子之禦倭。殺敵致果。卽非將帥材。亦宜傳後。在行間者。顧可畧諸。

南匯縣志原本

六

志行伍

錄蔭

國家用人之途不一。大約制科與錄蔭居其正焉。或矢勞于卿尹之地。或効命于疆場之間。其子弟不必皆賢。而國家不能擇其必賢而予之者。報勲存故之典當如是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念哉念哉。志錄蔭。

封贈

邑之高人有云。盡都人士而從事於富貴也。風斯下矣。

盡都人士而從事於田野也。風逾下矣。意蓋謂潛見隨時不當藏拙以鳴高也。王者以爵賞馭天下。必委軒冕于泥塗。亦非敎孝敎弟敎慈之本意矣。唐虞之師師濟濟。豈得問聲價于巢由也哉。第得人爵而棄天爵。又焉用之。志封贈。

人物志

名臣

未與於鄉賢者善則列之

魏文貞曰。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忠與良皆名也。得時則行。以良著矣。遇坎而止。以忠著矣。第其間德之濃淺有辨。才之大小有辨。功之隱顯有辨。據事直書。以昭信于奕礪。固判若列眉也。志名臣。

實行

有完行。有偏行。行已有恥。該百爲矣。孝弟人倫之大端。而所稱止於宗族鄉黨。則錫類不匱。尚難言之。故居其次。要之偏完。雖異而實不異也。實至者名必歸之。是故聖人以名敎與乎此者。卽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未必能如聖人之風。抑與草木同腐者遠矣。志實行。

通材

德行而外。言語政事文學。皆通材也。或筆舌足以衛正道。或幹力足以濟時艱。或文采足以輝國乘。或穎敏而闡微言。或蘊藉而遊藝苑。有一於此。皆當蒐採。宇宙間必相需相濟而後足。布帛粟菽之外。野芳猶可供玩。况名華美實哉。志通材。

隱逸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材有通有介。斯志趣異焉。若夷齊之於首陽。開千百世人臣處亾之道。其烈長矣。外之若申屠蟠。梅福。陶潛。武攸緒。數子者。皆宜隱而不宜見者也。若子陵。牛牢。隱于光武之世。梁鳴。隱于明章之世。林逋。隱于真仁之世。於義何取乎。所謂士各有志。難相強耳。乃至焦先。杜五之流。踪跡近僻。故取無隱之名。有隱之實考。子篇。志隱逸。

流寓

濯纓而樂之。因以家焉。或一再至而流傳不衰者。名賢所在。重其跡也。噫。兩間孰非逆旅。郭林宗每宿必躬灑掃。不以逆旅視逆旅。其斯爲安土敦仁者乎。此不可與懷居之俗士語也。志流寓。

技術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孟子曰。苟爲不熟。不如黃稗。自古技術之精者。其人非樸茂不飾。卽有瀟灑不羣之致。僚之于丸。秋之于奕。皆是也。得心應手之後。官止神行矣。活人之功。以醫爲最。故加詳焉。志技術

列女 分貞烈節賢才五項

爲貞媛。爲烈媛。爲節媛。爲賢媛。爲才媛。所生之質異。所遭之境殊。其稟扶輿清淑之氣一也。有受旌者。有入祠者。固不待言。餘俱不可泯也。卽在生存。亦因善善欲長之意。竝爲載入。但必詳其里居事實。頗異于舊志云。志

南匯縣志原本

三

列女

外志

仙釋

鄴侯之賢也。而好仙。魯公之賢也。而好佛。二公之賢。不以此損。寧以此加哉。蓋二氏之學。實山林枯槁。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窈冥昏默之鄉。全無義理。有家有國。有天下。何事于此。雖然。此中有人。不自詡遊方之外耶。列之卽爲教于若輩。志仙釋

西人

西洋人自明萬曆時。闖入中國。蓋技巧之流也。周鼎著
倅而齧指。其慮不亦遠乎。古之聖人。竭其耳目心思之
力。爲用于天下。已無不盡。周公訪於商高。問積矩。其驗
也。後世失其傳。遂神其智。相率而崇其教。有述其語者。
曰中國無一可用書。惟易半部耳。其簧鼓如此。而述者
且津津焉。得不滋懼也耶。志西人

遺事

賢者識大。不賢識小。古今之大凡也。事無所麗。故以遺
別之。其關人倫日用者。足資感發。卽瑣細彙傳。亦堪補
禪官之缺。非齊諧拾遺之類。可同年語也。志遺事

異聞

習見則常。創見則異。宇宙之大。耳目之所不接者多矣。
必執所習見而疑所創見。以爲窮理而實未窮也。志異
聞

兵燹

吾邑兵燹之慘。孫恩遠矣。近莫甚于倭寇。當時承平日
久。卒然有警。四散而潰。官軍大半皆無紀律。又不善用

所長。駢貔虎而入于湮塹之地。瀕海鹽徒。若訓練之。可使効命。乃豕突狼奔。成算實少。後之防者。能無鑒哉。志
兵燹

祥異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祥異豈盡關人事哉。先儒謂人主之事天也。如事親。親之怒有爲人子而發者。固當恐懼脩省。有不因人子而發者。豈得怡然視之。晏然處之耶。漢文之世。災亦數見。而不害其治平。惟能善承之耳。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無敢馳驅。志祥異。

兩淮縣志原本

三

藝文志

詩文

言之不文。行難遠也。邑乘爲列國之史。備蘭臺之採擇。不文可乎哉。舊志藝文。卽載各卷之下。適足眩目。今另別爲卷。取其關於世而雅馴者登之。爲行遠計也。志詩

文

太史之學。本經據史博而不雜。太史之文。遠體遠神。淡而彌旨。約而能該。大概然也。分目一編。古雅淵茂。史才史筆。龍門蘭臺。永叔之遺韻。蔚宗所不逮。知者

必辨之語第發凡而經畫井然利弊瞭然事顯言中
意餘言外莊誦數過肅乎起敬邑人蔡兆昌跋

10114

南匯縣志原本

三四



感育者其德配天... 公... 南... 蔡... 兆... 昌... 跋

